

月异星邪

(上)

「台湾」
古龙著



月 异 星 邪

[台]古 龙 著

(上)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
旅游休闲丛书

(京)新登字 031 号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

登记专用章 930008 号

月异星邪

[台]古 龙 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建内大街甲9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地质六队美术胶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6 字数:350千字

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20000册

书号:ISBN7—5032—0885—8/G·285

定价:9.80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心狠手辣的女魔头温如玉，为根除天下豪杰，以珠宝、名剑、灵药、美女为诱饵，设擂天目山。引来南北各路武林高手，江湖枭雄聚会一处，为争霸、夺宝、掠美各显神通，拼杀搏斗。毒针暗器、刀光剑影，不绝于目。在爱恨嗔喜，百感交错争奇斗勇的豪士中，也有为复仇而来的。小说以年轻侠客卓长卿复仇遇艳为主线，展开了恩恩怨怨，柔情绵绵的一场情与仇的搏斗。故事情节起伏莫测，意外中又生意外，悬念频频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人奇兽异	(1)
第 二 章	芜湖大豪	(49)
第 三 章	绝色丽人	(78)
第 四 章	风云际会	(102)
第 五 章	快刀如林	(128)
第 六 章	无双罗袖	(155)
第 七 章	多事头陀	(181)
第 八 章	香车宝盖	(197)
第 九 章	善恶难分	(231)
第 十 章	恩怨缠结	(251)
第十一章	玉女金帖	(275)

第十二章	渐入虎穴	(299)
第十三章	天禅寺中	(328)
第十四章	柔肠寸断	(370)
第十五章	乱石浮沙	(389)
第十六章	恩重仇深	(416)
第十七章	声震四野	(438)

第一章 人奇兽异

月华清美，碧空澄霁。

皖南黄山，始信峰下的山崖巨石，被月色所洗，远远望去，直如青玉。草色如花，花色如环，正是造物者灵秀的胜境。

秋意虽已侵人，但晚风中仍无凛冽的寒气，山坡下陡然踱上一条人影，羽衣星冠、丰神冲夷，目光四周一转，忽地回首笑道：“孩子们，江南水秀山青，现在你们可知道了吧，若不是为师带你们离开捆柱一样的家，恐怕你们一辈子也无法领略这些仙境。”

话声虽清朗，但细细听来，其中却有一种令人悚啸的寒意。

他话声一落，后面立刻有几声低低的回应之声，接着又走上三个稚龄的童子，梳着冲天辫子，一眼望去，俱是满脸伶俐之色。六双眼睛，在夜色中一眨一眨地，宛如星光。

其中一个穿着黄衣的童子，目光朝那掩映在月色云海里的山峰一望，两双明亮的大眼睛转了两转，也自开口笑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是不是就住在上面的山顶，为什么不带徒儿们快些上去，这里的风景虽然好看，可是等我们

学好本领，再看也不迟。”

那道人哈哈一笑，笑声方住，忽地面容骤变，微撩道袍，左手一拦，那黄衣童子，右手微抄，将另两个童子也抄在怀里，脚尖顿处，嗖地一声，颇长的身躯，倏然向山路左侧的一处山崖掠去，宽大的道袍凌空而舞，却不带丝毫风声。

夜色本深，万籁俱寂。

这深山里此刻似乎没有任何声音，但闻山风簌簌，秋虫低语。

但你若耳力倍于常人，你就可以听出已有笑语之声随风而来，而且来得极快，霎眼间，已有三条人影掠上山坡。

当先一人，也是一个垂髫童子，却穿着一袭长衫，像是一个廩庠中的童生，但身手却甚快，竟似武功已颇有根基。

后面两人，一男一女，虽是飞身急行，但步履之间，望上去却是那样安闲从容，男的身材不高，年纪已过中旬，但神采飞扬，眉目之间，正气逼人，却是令人不禁为之心折的男子汉。

女的大约三十岁人，体态婀娜，眉目如画，左手轻轻挽住那男子的右臂，纤腰微扭，便已倏然掠过三、四丈远近。

这三人一掠上山坡，危崖上一块巨大的山石后面，那羽衣星冠的道人面上，立刻泛起一丝冷峭的笑容，竟似隐

含杀机。

那中年汉子一掠上山坡，也自放眼一望，左手轻轻扣住那美妇的纤手，微微一笑，将那双春葱般的柔荑往自己臂弯处一按，曼声笑道：“黄山阴岭秀，月华浮云端，林表明霁色，城中还未寒。”

音节锵然，入耳若鸣，那美妇听了，却“扑嗤”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总是这样子，上次和昆仑掌教对掌时，把人家的镇山掌法少阳八一式稍微变化了一下，就用来对付人家，气得那三灵老道发下闭关十年的重誓，说不定从此呜呼哀哉，现在呢——”

她梨涡又浅浅一现，接着又道：“却把人家唐朝大诗人吟咏终南余雪的诗句，改了改拿来吟咏这黄山秋色，夜咏阴灵若有知，怕不打你两个嘴巴才怪。”

两人方自笑语，先行的那垂髫童子忽地转过身来，一张清秀挺逸的小脸上，竟似略显惊慌之色，那美妇见了，微蹙黛眉，问道：“长，什么事？”

那叫长卿卿的童子，伸手朝危崖后面一指，像是有些惊惶地说道：“妈，你听那面怎么忽然传来这些声音，是不是有些奇怪呀！”

这一对宛如凌风玉树的璧人眉头各自微皱，果然听到危崖后面远远竟传来各种野兽的嘶声，甚是凄凉，却又极为繁杂，其中还像是杂有虎豹豺狼之类猛兽的吼声，奔勇而来。

那中年汉子笑容便倏然收敛，凝神听了半晌，不禁诧

道：“黄山虽绵延甚广，但这类猛兽，却并不太多，就是有出来觅食的，也是在日落前后，而且还是在丛莽偏僻之处出没，现在已是夜深，万籁早应全寂，怎会突然如此吼叫。”

此时这三人都已走到那危崖之下，就都停一脚步，危崖上的那个道人，以目示意，叫那三个童子都屏住声息，自己却不免也为这种凄凉离乱的兽吼之声大感惊异，面色也自异常凝重。

虽有秋风，但并不甚大，那知瞬息之间，崖下忽地山风大作，呼呼作响，风势极为猛恶，但是山坡附近，这些人的来路一带，却仍然是风轻而柔，连树枝草木都没有什么吹动的迹象。

这一对夫妇，乃武林中的一代大侠，声名漫布宇内，这中年汉子卓浩然，自夜闯少林十八罗汉堂，笑挫昆仑掌教三灵道人，以腰中一柄灵蛇软剑，怒扫黑道中声名赫赫的阴山三十二舵之下，在武林中久已被崇为第一高手。

他年纪虽不甚大，但侠踪所及，关内关外，白山黑水，斜阳古道，小桥农舍，岱宗西秀，都早已畅游一遍，自是久惯山行，此时虎目四转，望见隔坡那面尘土飞扬，滚滚高起，上空天色，却仍然月华澄碧，群星闪烁，知道情形有异。

于是他目光一凛，沉声道：“此刻情形太不寻常，山中必已生出巨变，我们万万前行不得，还是先找个地方，观望一下，再决定行止好了。”

山崖上的那道人心中不禁陡然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莫要这姓卓的也掠向这里来——”

那知他念头尚未转完，却见这中原大侠卓浩然，一手携着他的爱子，身形一动，倏然拔起四丈，右手一抡，竟在空中将他的爱子用力送上了自己对面一处，比自己身处的这山崖还要高些的坡头上去。

这中原大侠卓浩然，以内力雄厚称誉武林，那知轻功却也高绝，右手一抡之后，身形藉道这一抡之势，竟又上升三丈。

然后他一声长吟，脚尖找着坡侧生出的一株树枝轻轻一点，便跃至坡顶，这一手妙绝人寰的凌空上天梯，不但使得对面山崖上巨石后的那三个孩子为之失色，险些脱口唤出“好”来。

就是那个羽衣星冠的道人，自负轻、软之功天下无双，但此刻见了，面上也不禁动容，越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声来。

这卓浩然一跃上坡头，立刻从腰间的一个革囊里取出一条软索来，迎风一抖，十余丈长的一条软索竟伸得笔直，然后便朝坡下落去，那美妇娇躯微折，拔起三丈，刚好抓住这软索的头端。

卓浩然健腕一挫，双手交替着往上抽了两三次，那美妇便也如惊鸿般掠上山坡，两人之间，配合得严密、曼妙，已臻绝顶。

这种惊世骇俗的武功，看得对面山崖上的道人不禁

为之暗叹，忖道：“看来不但这个姓卓的武功高强，就连这飞凤凰杜一娘也名不虚传，一别多年，想不到这对夫妇两人的功夫又增进如许，我这么多年的苦心孤诣，难道又是全部白费了吗？”

双眉又越发紧皱，但看了他身侧的两个孩子一眼，却似隐隐泛出喜色。

但这时兽啸之声，愈吼愈厉，他不禁也暂停思索，侧首向崖下望去，只见前面是一片颇为宽阔的盆地，蜿蜒横着一条去始信峰的山径，再过去就是一片山岭，斜斜地伸向远方，不但绵亘不断，而且其中危峰峭壁，山势高陡，雄险异常。

那边的卓浩然夫妇，除了这些，却还看到这片山崖，（就是那羽衣星冠的道人存身之处）和那山岭成平行之势，循石伸出，对坡之处，就是尘雾的起处，一阵阵的旋风，卷起十多丈高的尘雾，由山崖这边，朝对面怒涛似地驶过。

最怪的是，这风尘竟一阵接着一阵，奔涌不已，卓浩然的爱子长卿，今年方只十岁左右，此刻见状不禁有些吃惊，问道：“爹爹，这山风怎地这么奇怪？”

卓浩然浓眉一皱，却转身向他的爱妻道：“一娘，你看清了没有，想不到师父昔年对我说过的话，今天真给我见着，现在虽然我还拿不准，但总也八九不离十了。”

飞凤凰杜一娘本还没十分注意，此刻定睛望去，果然看到那风尘之中，竟然有野兽在内，先前所过的，没有看

到，此刻却是鹿兔山羊之类，百十为群，箭也似的朝前面窜去。

杜一娘也是久走江湖的侠女，此刻见状，不禁皱眉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那面山林起火，可是却怎的没有看到火头呢？”

卓浩然摇了摇头，却没有答话，卓长卿看到他爹爹面色如此凝重，也就不敢再问。

放眼望去，却见那边十几阵尘头过去之后，还未停得瞬息，后面风沙又起，尘雾却比先前低些。

他再定睛一看，却不免为之惊唤出声。

原先这阵风沙里，竟是千百条大小蛇蟒，一条条，以无比的速度，匹练似的往前窜去，有的五色斑斓，有的银光闪闪，而且越到后面，蛇身也就越长大，竟有长达十丈的。

这些蛇蟒激起的风沙，竟比先前野兽行过之时还盛，所过之处，激得地上尘雾浮空，竟像是一条横亘半山的灰色长虹。

卓长卿的年纪虽轻，但自生下之后，被其父耳提面命，这一代大侠的爱子，武功自也不凡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深具乃父的侠义之风。

此刻见了这种情形，忍不住道：“爹爹，山林虽然没有失火，孩儿看这一定是这些凶残的大蛇，去追杀那些驯兽，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发生，而且爹爹常说这黄山是个名山，山中的寺观一定很多，那么一定就有一些僧人和樵

夫。这些大蛇盘踞在这里，岂非大害，爹爹你既然路过看到了，不如就想法子把它们除去吧！”

这天资绝顶，而又生具侠心的童子，侃侃而言，两只大眼睛，瞬也不瞬地望在他爹爹脸上，观望他爹爹的面色。

那知卓浩然面色铁青，听了却没有任何表示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道：“我们再到前面看看，不过可要小心些，那些蛇鳞，一定俱都有毒，甚至还有毒气喷出，嗅着一点，便是不得了。”

说着，他自怀中取出一个碧绿色的瓶子，倒出几粒碧绿色的丸药，又道：“你们将这避毒丹，在鼻孔里各塞上一粒，然后再在口里含一粒，等会到了前面，也要留心些，站得远一些才好。”

杜一娘皱着眉，轻声道：“那么就叫卿儿留在这里不要去吧，免得等会儿出了意外。”

慈母关切爱子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卓浩然望了望那孩子一眼，却见他满脸都是渴望的神情，严峻的脸上，不禁泛起笑容，道：“卿儿这两年来内功进境不慢，轻功也蛮好，别的不说，要逃命总还可以，我看就让他去吧，免得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也不妥当。”

卿儿听了，自然雀跃三丈，杜一娘抿嘴一笑，佯嗔着：“你看你把他惯成这副样儿，长大了，怕不又是一个魔星。”

卓浩然又自朗声一笑，这山坡虽然甚陡，但是还是略

有坡度，他当先跃了下去，那母子两人，竟也能相继纵下。

这三人略一停留，便相继朝那尘雾掠过之处飞纵了过去。

这时，那山崖上的三个幼童才透出一口气，又是那穿黄衫的童子道：“师父，那父子三个人是谁，武功怎么那样高，好像和师父差不多嘛，那边又是出了什么事，怎么那么多的野兽奔过去。”

这黄衫童子聪明伶俐之色溢于言表，那道人皱眉暗思，却好像没有听到他讲的话，过了半晌，他忽然一拍大腿，低语道：“这姓卓的自命侠义，去招惹那些东西，大概是他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嘴角挂起一丝冷酷的笑意，像是对那中原大侠积怨颇深。

然后，他又转过头去，对那三个童子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呆一下，不要动，为师过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，无论遇着什么事，切不要离开，知道了吗？”

那黄衫童子“嗯”了一声之后，却又问道：“师父，你是不是要去除掉那些毒虫，你老人家放心好了，无论遇着什么事，我们都不会离开的，一定等着你老人家回来。”

道人冷笑了一声，本来颇为清逸的脸上，突然露出一股邪恶之气，冷峭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们懂得什么，这些蛇蟒虽然凶毒，前面可还有比它们凶毒十倍的东西，这些蛇蟒猛兽跑得那么快，却多半是往前面送死的，而且越是长大凶狠的，也许死得越快。”

话到这里，他稍微停顿一下，那黄衣童子眨着大眼睛，又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那道人本来已自飞身欲去，望了这孩子一眼，似乎觉得颇为喜爱，于是顿住身形，道：“为师久居黄山，早已看出那里一个绝谷里，生有奇毒之物，虽然没有去看是什么东西，大概是上古盘蜃星蜍一类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其毒冠绝天下，每逢腹饥思食的时候，只要几声怪叫，或是放出它特有的毒气，附近三数百里之内的毒蛇猛兽，就会乖乖的跑过去，俯首送死。”

那三个童子听到这里，不禁都睁大眼睛，露出惊异之色。

那道人冷笑一声，又道“每当一个地方毒虫蛇蟒蕃殖太多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么一个怪物出来，给它一扫而光，吃完了就大睡特睡，等它收了毒气，被它吃剩下的蛇兽才敢逃走，所以这种怪物虽然奇毒奇凶，却有一件好处，就是可以用它来消灭别的毒物。”

那黄衣童子本是书香之后，被这道人看中后，才带到这里来。此刻听了这样像是山海经上的神话一样的言语，不禁更睁大了眼睛，而且露出极为钦服的神色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知道得真多。”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目光睥睨一扫，道：“孩子们，告诉你，为师不是自夸，不但轻、柔武功，可称一绝，医卜星相，无一不通，尤其是普天之下的毒物，更是没有一样能逃出我的手里的。”

他极为自负的一笑，那黄衣童子又接口问道：“那么师父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乘那怪物死睡的时候将它除去呢，那样不是也可以为人间除去一个大害吗？”

这道人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东西以毒攻毒，自相残杀，又关我什么事，我又何必冒着万难去除掉它们，这些事自然有那些自命不凡的蠢才去做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但是只要有人生事得罪到为师头上，那么他就算三头六臂，也逃不出为师的手里。”

那黄衣童子“嗯”一声，他年岁尚幼，当然分不清邪正，只觉得他师父的话虽然和自己幼时所读的圣贤之书大相径庭，但听来却痛快得很，脸上更是露出不胜钦服的神色来。

这道人目光扫过，颇为满意的一笑，伸手轻轻抚摸了下这黄衣童子的颈项，又嘱咐了一句，道袍飘处，人也在崖上朝那边掠去。

他身形动处，竟宛如一道轻烟，轻身之术，果然已可谓之登峰造极，几个起落之后，他忽然顿住身形，也从怀中掏出几粒丹药放在嘴里面，然后目光四扫，忽又身形斜掠，退到崖边的一处突出的山石之后，露出半边面孔朝前面窥视。

原来卓浩然夫妻，父子三人，掠到前面后，也窜到这片山崖上。

卓浩然之师，正是百十年来，江湖上素有第一奇人之誉，风传已成不死之身的地仙古鲲。